

吴慕林 / 著

一路走来



Along The Way

一路走来一路歌

一路走来一路游

一路走来一路读

一路走来

吴慕林 /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走来 / 吴慕林著.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80-2306-7

I. ①一… II. ①吴…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3016号

责任编辑: 刘芳 萧亮

书籍设计: 郭阳  亮锋设计

一路走来

YILUZOU LAI

著者: 吴慕林

出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邮编: 330025

电话: 0791-86566124

网址: www.jxfinearts.com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60千字

印张: 21

ISBN 978-7-5480-2306-7

定价: 68.00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赣版权登字-06-2013-37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一路走来一路歌

长亭送别 (序) / 陈政 001

读初中的大学生 006

那些年，我是兵团知青 017

走过坎坷入大学 025

长亭惜别情 034

百岁的父亲 042

百年放歌 047

女儿的歌 052

西出阳关无故人 057

一泉如月鸣沙山 062

第 33 块纪念石 069

云雾中的庐山真面目 075

我登快阁 082

闲说“阳明路” 086

呼唤大师 091

牵手百年历史 096

万里长城的句号 103

长桥卧波咏古今 109

国门还有 3 公里 114

走出历史深渊 122



一路走来一路游

不会寂寞的凤凰	129	跳入橙黄的沙海	212
芷江那一刻	136	远去的仁川登陆	218
木里县的山	141	没有变化的纽约	223
泸沽湖的水	150	三番的浪漫无处不在	230
寻访圣地亚丁	157	托起一个国家的草坪	239
在峡谷深处寻景	196	温哥华的源头	247
在原始森林探秘	200	那一帘瀑布悬挂北美	253
在千峰之顶看山	208	飘逸在湖水里的多伦多	258

我们需要英雄吗	264	立牌坊乎	295
《1942》银幕下	268	签证有感	298
雾霾来了	272	斑马线呼叫红绿灯	302
从“挂牛头卖马肉”说起	275	茅屋为秋风所破	307
岂敢“夜不闭户”	279	斑马过马路的启示	311
三言两语话规矩	283	从收入差距说起	315
闲说当下规矩	287	皇帝也有为难事	319
如出一辙	291	劝君莫骂王元禄	323
后记	328		

长亭送别（序）

陈政

吴慕林与我同年。同年好，同年的人差不多的时间来到这个世上，接受差不多的岁月洗礼，有着差不多的教育背景，积累了差不多的记忆模块，因之有差不多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共同语言相对较多。于是，在他的这本《一路走来》即将付梓之际，说几句话，可以看成是对同年这种造物秩序安排的认同。

—

如同2000年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是职业性退休的大门洞开；2010年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同样是历史这座山上的长亭送别。从2010年元旦那天开始，50后将依次、逐步、有节奏，甚至不无遗憾地撤离这个时代，退出他可能是浸淫了三十年、四十年抑或半个世纪的职场。无论是和风细雨还是烈日炎炎，无论是雨雪风霜还是艳阳高照，50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懵懂少年，红海洋里的激情青年，改革开放的愤青壮年，最终打熬不过时间，变成了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终于迎来了将靠着对似水年华的追忆来度过余生的日子。

二

一路走来，不免就要在人生的路边，找一处山亭，坐下来歇歇，看看前面的路，望望走过的路，升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感叹。

这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记忆是精神世界的金筛子，是上苍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之一。记忆犹如月光，它所照亮的往事是那样恰如其分。一切不好的，都朦朦胧胧地远了；一切好的，却越来越清晰，而且就在我们身边。

记忆往往试图描绘一个真切的过去，以期为人们向未来的飞跃提供起跑的助力，为民族的自我更新提供反思的逻辑前提。可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如同人性的弱点一样，记忆本身也存在天生的薄弱环节，如记忆错误综合症，就会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其中的完全性失忆，对一个时期的大悲剧可以置若罔闻；其中的选择性失忆，只记住对维护自身形象有利的部分，还有错忆和伪忆等等。

面对记忆的种种缺憾，我们这个民族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当我们不能完全指望历史学家们能够提供太多的完全记忆时，个人的、民间的自由记忆，才有可能成为历史守望的有效主体。在资讯和传播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自由记忆可以不是野史，而应该是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路走来》中的第一部分，“一路走来一路歌”，特别是“读初中的大学生”、“那些年，我是兵团知青”、“走过坎坷入大学”等几篇，由于其与重大历史节点的共振，由于其口述实录般的还原度，由于其中有气、有情加上娓娓道来，如大樟树下那把大蒲扇，在摇来徐徐清风时，亦摇来滚烫的亲历故事，所以不但能帮助我们 from 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而且能够与其他形态的记忆组合，拼缀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地图。

三

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民大都有嗜史的习惯。吴慕林并不例外。

如果说“一路走来一路歌”大多是打捞历史碎片，那么“一路走来一路游”则是他通过对山川风貌的阅读，由对风景的钟情转变为历史的探究。当然，这又是另外一种长亭送别。

历史演进，总是毁灭与新生交织。

多少城市变成废墟，多少荒滩变成锦绣，一些地方让他感慨唏嘘，一些地方又让他心灵震撼。

与历史的母本相遇，谁都免不了富于激情：或赞赏，或倾心，或怀念，或祭奠，或愤怒，或讥讽，或嘲弄，或鄙视。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是吴慕林一路走来的一类记录。

临清风，对明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是吴慕林一路走来的又一类记录。

四

黑格尔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

一路走来，最好的秩序是先苦后甜，而不是先甜后苦。

吴慕林幸运，他行走在好的秩序里。

少年时恶劣的外部环境对人成长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压抑人向外部世界的无限扩张，迫使人退向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样的结果往往导致收心内视，而能够收心内视的人往往能建立起自己的灵魂高地。

“一路走来一路读”，正是吴慕林收心内视的真实记录。

正是囿于外部世界的束缚，吴慕林便在内视这片天地里播扬着轰轰烈烈的生命意志，扮演着拔刀相助的铁血强人。从需不需要英雄的思考，到为食品安

全的担忧；从为社会道德良心的沦丧而扼腕，到茅屋为秋风所破而长歌；从揣度皇帝的为难，到推演小民的快乐；从看到规矩底线的坍塌而浩叹，到签证时遇假洋鬼子引起的愤怒……

是匕首？是投枪？是从飞速运行的社会大机器中缓过神来的觉醒？是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的焦灼挣扎？

与收心完全相悖，却又是内视的结果。

当然，一个官员结束不了乱象，一介书生也只能拍遍栏干、仰天长啸而已。但，一旦大地上到处都生长出这样的呐喊，形成浩荡的燎原之势，那就有可能支撑起整个文明的倾斜。

五

长亭送别，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一种意境，可以是今天与昨天的送别，也可以是白发对青春的送别；可以是对职场人事的依恋，又可以是对往事的挥手从兹。

一个人渴望成功，就要百分之百地融入社会。一旦百分之百地融入了，有朝一日蓦然回首，发现还应该要尽可能地摆脱世俗的挤压，争取多一点的个性空间。有时，生命的乐趣真的不在于拼搏，也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一种难得的悠然。

从这种角度看，送别的本质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也是一次又一次的移情。

吴慕林一路走来，辛苦并精彩着。

我把他这本《一路走来》看成长亭送别，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一旦他与“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揖别，就完全可以对他人生下半场的人格演练，有“残阳过远水，落叶满疏钟”的期待。

2013年4月13~14日

一路走来一路
歌

读初中的大学生

一、迁校、进山，直入大学“深造”

那是1968年，十四岁的我进入大学，成为了一名“大学生”。需要声明的是，大学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而我才是个念初中的娃娃。

（一）

我原本在南昌市第四中学，进校没几个月，就随着千余名师生，伴着“文化大革命”的惊雷狂飙，唱着高亢的革命歌曲，举校迁往奉新共大。

依稀记得学校是11月份迁出南昌的，我们这些娃娃步行前往100多公里外的目的地。当时的口号是反修防修、备战备荒和向解放军学习。老师说，行军就是把学习解放军的口号落实到行动上。同学们为此豪气勃发、兴奋不已！可十几公里后，队伍就“溃不成军”了。幸好奉新共大接应的卡车来了，大家伙爬上车，当天就到达了学校。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恐怕是全世界最为庞大的一所“高等学府”了，总校设在省会城市南昌城北郊的梅岭山麓，分校多达八九十所，全省各县皆有；师生员工达10余万。奉新是江西的一个山区县，学校藏匿于山林深处，一座名为“冶城”的村庄旁。

冶城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葱茏青翠的九龙山蜿蜒绵延，满山的翠竹在秋风吹拂下泛起道道碧绿的微波，荡漾着山川沃野，优雅地舒缓于大地之上。清澈碧绿的辽河绕着村庄、倚着青山，将不尽的妩媚洒向村落和学校。

冶城有多少住户记不得了，但体量很大，规模宏伟，青砖黛瓦的老屋鳞次栉比，街巷胡同纵横交错。虽谓之“村”，可城郭的痕迹清晰可见。不过，冶城也是残破的，断壁残垣萎缩于村头巷尾，破屋败檐时而闯入眼帘。碎砖裂瓦的废墟上长着青青小草，看来是有年头的了。不知为何如此？我惊讶地暗忖。后来得知，抗战时期冶城被战火熏染，南昌会战和上高战役这儿都是重要战场。当时国军一支劲旅驻扎在冶城，日军知晓后，起飞数十架战机对冶城狂轰滥炸，村庄毁了十之七八。据说奉新共大建校时，建房的青砖多取自村庄的废墟。



1969年12月第三期奉新共大报



1970年1月第五期奉新共大学报

学校被树林环绕，校门两侧皆为板栗树，也有成片或稀疏的李子树、油茶树和山竹等。连绵起伏的九龙山余脉向学校伸展，不仅将校园围合，几道“性子急”、“步履快”的丘陵谷地甚至“闯入”校园深处，绿野的娇柔和山岭的粗犷、人造的景物和自然的生态相依相倚，交织得完美无瑕、风情悠然。据说，校园之外还有隶属于学校的大片农田和山林。那时，学校的“产品”不仅有学生，粮食、茶油、毛竹、牲猪和蔬菜也络绎不绝地产出。

（二）

一群城里的娃娃来了，兴高采烈地来到山区，稀里糊涂地进入共大，一个懵懂的转身，竟成为了“大学生”。那些年，新鲜事就是多，小学生可以直入大学“深造”；没有文化的工人（工宣队）、农民（农宣队）能够趾高气扬地领导学校；老师们无可奈何地离开讲台，别无选择地务工务农。学校也是“新型”的，什么“共产主义”、“半工半读”、“不要国家一分钱”还要“闹革命”。

更不可思议的是，按连排班的建制管理学生，完全的军事化。原有的班级为排，若干个排组成一个连，学习小组则成为“班”了。连长一般由学校管理干部担任，工宣队队员或农宣队队员担任指导员。我在四连三排，连长姓黄，农民出身的干部；指导员像是姓杜，他是工宣队队员还是农宣队队员已淡忘了记忆中了。

那些年，谁也不在乎学校能否培养出学以致用的人才，反修防修是头等大事，创收筹集办学经费已成为落实“最高指示”的重要任务，教室里大喊政治口号似为常态，课堂搬到田垄谁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师传授知识除了领袖的文字其余皆为“毒草”……

可当时，我们年少不谙世事。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过集体生活，第一次到食堂排队吃饭，第一次进入“大学”，第一次坐在教室却不用上课。这么多第一次，怎不让人兴奋？记得到达共大的那天晚上，学校操场上热闹异常，同学们亮着手电筒笑哇、跳哇，雀跃如出笼之鸟。真是年少不识家国忧啊！工宣队和农宣队的队员们感慨地说，“打破旧的教育体制”很有必要啊！

可兴奋期非常短暂，不出一个礼拜，多数同学就兴奋不起来了。先是想家，女同学表现尤为突出。一天晚上，女生寝室那边传来一片哭声，说流淌在脸颊上的泪水是想爸爸妈妈惹的“祸”。我们四连三排的排长姓徐，徐排长说，女生寝室先头还笑声不断，怎么一下就哭起来了？说着、说着，他的眼睛也湿润了……就一瞬间，哭声如传染病一样传播开了。那个晚上，学生宿舍开了锅一般，连绵起伏的哭声惊得冷城难眠……

二、学工、学农，学堂成为农场

说是以学为主，半工半读，可实践中却以“工”、以“农”为主，还要狠抓阶级斗争。抓完了阶级斗争才轮到读书。所以，学习连为“辅”都排不上。



第五期奉新大学学报二版

(一)

第一次插秧、割稻都是在冶城经历的。山区的水田零零星星、很小一块，割稻时镰刀还没舞动一会儿，“满田”的稻禾就割完了。一天工间休息时，黄连长讲了个笑话：东坡一片农田高高低低、大小小有十垄，可生产队队长数来算去只有九垄。他纳闷了，自语道，昨天还十垄呀，怎么会少呢？收工时，捡起丢在地下的斗笠走人时，才发现第十垄田被斗笠盖住了。山区背土如金，田埂也很窄，比脚掌宽不了多少。

最有趣的劳动是秋后捡茶籽。这里说的茶籽是那种榨油的茶，并非泡水的饮品茶。学校后面山岗上的油茶树不少，但稀稀拉拉散长在山头、山背或山凹，顺天而成，处于该咋样就咋样的无人管理状态。捡来的茶籽交学校食堂榨油，

以减少伙食成本。油茶山不高，坡度平缓，老师也不给学生分任务。大家翻山越岭寻找那些酷似桃子的果实，你藏我躲如秋游一样，嘻嘻哈哈很是开心。

四连三排还有几块蔬菜地，副排长高文军带着杨瑞彬、刘国根、吴佩国、关建锋和我等五六个男同学，女生副排长何惠珍领着杨玉清、张元凤、喻艳标和万莉霞等人种上了青菜。高文军在农村呆过，对种菜技术略知一二。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将菜秧移植，然后浇水、施肥，菜长挺了还要锄草、抓虫。那年夏天，第一茬青菜收获了。我们用不到 20 天的时间完成了从移植到收获的一个生产周期。摘下的蔬菜装了好多个箩筐，同学们两人一组抬到食堂。第二天，学校贴出大红喜报表扬我们，那一刻，我真的很开心。秋后，天转凉了，最明显的感觉是，青菜的生产周期延长了许久。在天沉寒重的日子，没有 50 天菜是长不起来的。

(二)

难以忘怀的是在学校林场拖毛竹。林场位于仰山——群峦叠嶂中一道深邃的峡谷内。在班主任王淑琴老师的带领下，全班同学乘卡车翻越重重山岭，来到这“日头难得见，中午鸡打鸣”的地方。

拖毛竹是个讲究规矩的活儿，农宣队队员现场教学。第一讲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毛竹从山里拖出来，遇上坡坡坎坎就要开辟通道，这叫“逢山开路”；遇上溪流沟涧则将木材或毛竹连接两岸，这叫“遇水搭桥”。一根不足二尺长的小扁担横在我们稚嫩的肩上，扁担两头的绳索各缚一根毛竹，然后翻山越岭、跨坡越涧，直到把毛竹拖到山间公路旁。

那天，我和艾艾、涂春华、王斌、熊野崽和章伏良等几个同学早早地来到竹林，一根根砍倒的毛竹横七竖八地躺在山岗上。我挑选了两根围径约一尺的